

温润如玉 即是先生

——舒乙和石景山的故事

十多年前，笔者是《首钢日报》社会版记者，机缘巧合，在不同场合见过舒乙先生几面。盛名之下难免让后辈惴惴，但言语间，先生却是更加的谦和，美如赤子，让所有人如沐春风，以至于，终于有机会写写先生了，落笔便是：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，即是先生。

■ 文 杜雷

舒乙，中国著名文学家舒庆春(老舍)之子，舒乙先生和石景山的渊源，还得从老舍先生那辈儿说起。老舍先生和石景山的缘分，那就得说是磨石口(现在叫模式口)了。因为老舍先生的名作《骆驼祥子》中的祥子就是由磨石口逃回北平的，还牵着一匹不大体面的骆驼，要是没有这骆驼，祥子的故事还真不好讲呢。所以，作为石景山人，笔者会很自豪地对您说，祥子是打我们这儿走出来的。

《骆驼祥子》开篇，祥子拉车出西直门奔清华，半路被兵捉了去，跟着队伍在西山转悠，琢磨着怎么逃回城里去。一天，有几个大兵牵回几匹骆驼，立时，祥子知道怎么回家了。对于路线，老舍先生是这么描述的：“骆驼不会过山，他一定是来到了平地。在他的知识里，他晓得京西一带，象八里庄，黄村，北辛安，磨石口，五里屯，三家店，都有养骆驼的。难道绕来绕去，绕到磨石口来了吗？磨石口是个好地方，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；往南可以奔长辛店，或丰台；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。他心中为自己画出一条道来：由这里一跑，一步就能跑回海甸！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地方，可是他都知道呀；一闭眼，他就有了个地图：这里是磨石口——老天爷，这必须是磨石口！——他往东北拐，过金顶山，礼王坟，就是八大处；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，就到了南辛庄。为是有些遮隐，他顶好还顺着山走，从北辛庄，往北，过魏家村；往北，过南河滩；再往北，到红山头，杰王府；静宜园了！找到静宜园，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……”就这么一段文字，成就了老舍先生、舒乙先生和模式口的不解之缘。

笔者如今走在位于模式口大街中段的南小街上，古色古香的青砖灰瓦民居、骆驼造型的街边园艺小品，还有充满古韵的商铺……仿佛让人“穿越”回了曾经鼎盛繁华的京西古道。而在模式口大街与法海寺路交叉处，一座由舒乙题字的“庆春斋”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，屋内陈列了老舍先生的作品和舒乙撰写的文章《老舍和石景山》，详尽介绍了老舍先生与京西古道的渊源，街道上随处可见的骆驼图案景观也在告诉人们，这里就是驼铃古道，是老舍先生笔下祥子拉骆驼的磨石口。

“在北京所有的郊区区县里我对石景山区最熟。”舒乙先生在《我和石景山》一

文中这样说道：西山因为有山有水有好景色，过去长时期以来，总是受到皇帝和百姓的高度重视，其后果便有了“三多”：一是皇家园林多，二是庙宇多，三是陵墓多。活人上至皇帝、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士，下至平头百姓，都爱往这儿跑，死人也往这儿埋。总之，西山一带名胜古迹非常多，比处于平原的北京其它区县要多很多倍。这就是我对京西比较熟悉的客观原因，我去的次数多呀，那里的名胜古迹值得我一趟一趟地跑。

对于模式口，舒乙先生不吝溢美之词：京西石景山的磨石口地区真是一个聚宝盆，区区小地，三个宝贝，一个法海寺，一个承恩寺，一个田义墓，又是壁画，又是雕刻，全是明代的，全是精品，宛如一个伟大的艺术之乡，难得！

对于法海寺，先生撰文题目就是《最美就是这儿》，并且明确提出了法海寺壁画的三绝：

一绝：它是最精细的。道理很明白，因为它最“年轻”。莫高窟壁画是4世纪到14世纪的；永乐宫壁画是元代的，建于13至14世纪；而法海寺是明代的，建于1439年，距今五百五十多年。艺术往往随着时间走“粗—细—粗”的路，三者皆美，但风格相差极大。法海寺壁画达到了精细的顶端，在壁画史中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。壁画的一角画有一只小兽，颇像一小犬，逆光而立，耳朵竖着，上面的微细的血管脉络清晰可见，真是一个自然写实的精品。

二绝：它是最艳丽的。道理也很清楚。法海寺是皇家寺庙，档次高，由宫廷的工部营缮所主建，壁画作者全是画师，非同一般。用料也豪华，画中七十六个人物的衣服图案统统描金，每一平方寸上都有极细极工的描金服饰花团。每一条轮廓线都是小手指粗细的极工整的“浮雕”线，而且是沥粉贴金。如果有光线射去，一定是一片金碧辉煌！

三绝：它是最民族化的。佛教本是外域传来的，以北线而论，越靠西部，时间越早，外国味也越多。法海寺几乎是最东边的，时间最晚，外国味差不多全无。人物，不论是老者、是观音、是小孩，还是护法天王们，已经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形象了。尤其是女人的鼻子，男人的胡子，一派东方韵味。法海寺壁画恰是由西到东、由古到今的佛教逐渐民族化、国产化的变化线的

终点。

先生还说，法海寺壁画与其他中国佛教壁画还有一种重大不同点：它有作者，或者说，它的作者不是“无名氏”，而是有名有姓的。法海寺有一座1444年立的经幢，上面记载画是由画士官宛福清、王恕和画士张平、王义、顾行、李原、潘福、徐福林等八人完成的。这样，这批壁画就有“主儿”了。

承恩寺位于模式口大街东部，是一座闻名于世的古代皇家禅林。承恩寺有五绝：一为壁画、一为碑楼、一为钟鼓楼、一为人字柏、一为上马石。寺庙整体建筑成“回”字形，除了外面的大墙，自天王殿至法堂，四面均由殿堂房屋围住，成为固若金汤的内院，内院东南、西南院角是钟、鼓楼，与其它寺院独立建筑的钟鼓楼有别。寺院北墙处有一人字柏，是北京城内外罕见之物。下马石，或称上马石，在皇宫、王府以及达官贵人府第多有设置，与平民百姓无缘，因此并不多见。承恩寺山门前有一对保存完好的下马石，说明它不是一般的寺庙，与官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。

对于承恩寺，先生多次撰文提到：石景山不仅有法海寺的壁画，还有承恩寺的镇寺之宝。承恩寺的天王殿内，现存六幅壁画，壁画风格与法海寺的明代壁画几乎完全一致，虽然比法海寺晚70年，但一看就是明代中期的作品，至少有500年的历史，就艺术水平而言，比之法海寺绝不逊色。

从文字中细品，模式口三个宝贝中，最有名的是法海寺，但舒乙先生最喜欢的，倒仿佛是田义墓呢。田义墓，居然就在磨石口街上，不在旷野上，这个选址多少有点怪；好处是很容易到达，仿佛天生是一个让人参观的博物馆馆址。舒乙先生来田义墓，不像是参观，研究，倒像是一个孩子找到了一个喜欢的游乐场。

即为太监墓，田义墓的制式不必像帝王陵那么严格和拘束，加上又有钱，又有时，于是石匠们便有了用武之地，尽情挥



洒，精雕细刻，留下了千古绝品，堪称中国古代石刻装饰艺术精品。田义墓里有3块巨大的石碑，基础呈长方形。舒乙先生在其中一块的侧面看见了神奇的石雕装饰画。在不到1平方米的面积上，刻了近10种花草树木，包括蒲公英、喇叭花。在草丛中和在树干上爬着一只刀螂，一只“呱哒扁儿”，一只蝈蝈和一只蝉，体量和真虫大小一比一，完全写真，连长长的须子和透明的翅膀都雕得逼真，绝了。取材惊人，风格惊人，技巧惊人，出现的地方惊人。雕工石匠简直是在玩呀，玩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杰作。

舒乙先生推断，这幅作品是百姓的作品，完全由生活中来，有朴素的写实意识，描写大自然，描写眼前的小昆虫、小花草，从生活中提炼美。它们远离帝王皇家风气，也远离文人画的格调，自成一体，浑然成趣。舒乙先生甚至把田义墓时刻刻齐白石的书画相媲美：齐白石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的大白菜精神，他把大白菜、大萝卜带进了中国画，把农夫的耙子、老百姓的油灯带进了中国画。田义墓的石雕也是这个道理，通通都是重大突破，通通都是里程碑。

舒乙先生呼吁，赶快升级吧，让田义墓的石刻装饰艺术作品尽快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而且，从此改名，不再叫宦官博物馆，应该叫明代石刻装饰艺术博物馆。



当年笔者在首钢日报专题部负责一个名为“文史大观”的专栏，由文史而结识了很多热爱文史的老先生，其中一位丁传陶老人告诉笔者，他和几位朋友曾经陪着舒乙先生走遍了石景山和门头沟的名胜古迹，而且结为山友，经常登山远足，在西山的大自然中畅游，有时带足了吃的、喝的，边走边聊、边看、边歇，连吃带喝，一走就是一整天。听着丁老师的讲述，笔者不禁神往，什么时候能见到先生才好呢！没想到，机缘很快就来了。

2004年夏天，由石景山文联出面给著名作家魏巍过生日，因为与会老先生多，就让笔者陪行照顾。一走进万商花园酒店大堂，抬眼就见到舒乙先生在一根立柱边站着，衬衫西裤干净利索，身

材略瘦，腰杆笔直，先生话不多，始终面带微笑，如开口，必身形面对，双目直视，娓娓道来，话不多，声不高，却一句有一句的意思，一字有一字的味道，让人不能不听，不能不爱听，不能不随着先生的闲话漫谈，进入先生的世界：“石景山只是北京的一个小角，在祖国的大地上更是一个小而小的角，但是它丰厚的文化底蕴，京西的北苑南禅，它的法海寺、承恩寺、田义墓、万善桥、磨石口老街，等等，等等，让它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灿烂的缩影和代表。”

先生还说，有机会，我将继续去京西石景山，去看它的景色和名胜古迹，去研究它的文化。